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伊朗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第598號決議之決策分析

Iran's Acceptance of UNSC Resolution 598

doi:10.30390/ISC.200303_42(2).0006

問題與研究, 42(2), 2003

Issues & Studies, 42(2), 2003

作者/Author： 陳文生(Vincent W.S. Chen)

頁數/Page： 115-13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3_42\(2\).0006](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303_42(2).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伊朗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第 598 號 決議之決策分析

陳 文 生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

摘 要

兩伊戰爭造成上百萬人之傷亡，是中東近代史上最慘痛的悲劇之一。兩伊戰爭延續達八年之久，直至伊朗於一九八八年接受聯合國第 598 號停火決議案，戰爭方告終止。然而學界對於伊朗接受此一決議之政策，及戰爭為何及如何終止之研究，相對較少。本文旨在於分析伊朗採取此一決策之原因、過程、成效及影響，並藉以作為研究戰爭終止之一個案例。本文之研究結論顯示，伊朗最後採取接受該停火決議之妥協立場，主要是其在戰場上之相對軍力巨幅下滑，及國家生存面臨危機所致。

關鍵詞：伊朗、兩伊戰爭、停火、聯合國安理會、598 號決議、波斯灣
(海灣)

* * *

壹、前 言

兩伊戰爭造成上百萬人之死傷，^①是中東近代史上最慘重的悲劇之一。這場歷經八年的戰火，直至伊朗於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第 598 號決議後，才正式畫下休止符。一般國際政治學者對於戰爭的研究，較側重於探討戰爭的發生原

註① “Iran-Iraq War,”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6th ed., 2001, on Bartleby.com online, <http://www.bartleby.com/65/ir/IranIraq.html>; “Iran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Post Online*, on website of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inatl/longterm/iran/overview.htm>, 1998, pp. 1~4; John Pike, “Iran-Iraq War (1980~1988),” on website of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man/dod-101/ops/war/iran-iraq.htm>, 1999, pp. 1~15.

因，及如何防止與嚇阻一場戰爭之發生，惟對於戰爭如何及為何終止之研究，則相對較少。基於此，本文擬檢視伊朗接受此一停火決議之決策，並作為探討戰爭終止之一個案例。

事實上，伊朗之接受第598號決議，曾有戲劇化的過程。聯合國於一九八七年做成該決議之初，伊朗原堅採不接受之態度；然事隔一年後，伊朗卻突然表達願意無條件接受該決議。此一突如其來的決策頗令人玩味。伊朗宗教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形容此一決定之作成，比「喝毒藥還令人致命」，而且他「別無選擇」。^②究竟是什麼因素迫使這位回教強人如此痛苦的折服？而伊朗接受停火決議，面臨如何的困境？其決策過程中歷經什麼樣的轉折呢？本論文將逐一分析伊朗接受此一決議之原因、困境及決策過程，並評估該決策所產生之效果與影響。

以下本論文除第壹及第陸部分為前言與結論外，將分成四大部分加以分析：第貳部分針對伊朗接受598決議之過程做一概述；第參部分解剖伊朗接受該決議之主要原因，及決定接受該決議所面臨之困境；第肆部分分析伊朗做成此一決定之決策過程；第伍部分評估此一決策之成效，及其對伊朗本身與區域安全所造成之影響。

貳、接受停火決議之過程概述

兩伊戰爭肇始於一九八〇年九月，伊拉克以取得阿拉伯河（Shatt-al-Arab）之完全主權等為由，沿兩伊邊界全面入侵伊朗。兩伊作戰達八年之久，基本格局是兩強勢均力敵的態勢。但從兩方在戰場上之優劣勢比較而言，伊朗在戰爭爆發初期處於招架伊拉克攻擊的態勢，但於一九八二年春之霍拉姆沙（Khoramshahr）戰役反敗為勝後，即由防衛局面轉為反攻態勢，從此在氣勢上維持較優勢之地位；直至一九八八年春夏左右，方又轉為頹勢。而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伊朗接受聯合國安理會之第598號決議案後，兩伊戰火才宣告停歇。

事實上，聯合國安理會在做成一九八七年之停火決議前，其與兩伊停火相關之決議，尚有五個，包括一九八〇年之第479號決議、^③一九八二年七月之第514號決議、^④一九八二年十月之第522號決議、^⑤一九八六年二月之第582號決議^⑥及一九

註② Salaam, "The Reasons for Iran's Acceptanc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alaam (Morning Daily in Iran)*, July 18, 1995, pp. 2, 9 & 12; Trevor Mostyn, *Major Political Events in Iran, Iraq and the Arabian Peninsul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1991), p. 240.

註③ UNSC (1980) Resolution 479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244th meeting on 28 September 1980.

註④ UNSC (1982a), Resolution 514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383rd meeting on 12 July 1982.

註⑤ UNSC (1982c), Resolution 522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399th meeting on 4 October 1982.

註⑥ UNSC (1986a), Resolution 582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666th meeting on 24 February 1986.

八六年十月之第 588 號決議。^⑦這些決議內容，大體上都要求雙方停火，而一九八二年以後之決議則都另外要求雙方撤軍。第 598 號決議與這些決議之主要不同，在於該決議提及將調查衝突責任，及要求釋放及遣返戰俘。^⑧

第 598 號決議之決議項目有十條，主要內容為：一、雙方立即停火，並撤軍至國際邊界；二、聯合國派遣軍事觀察團監管停火及撤軍；三、敵意中止後，立即進行戰俘之釋放及遣返；四、兩國致力於達成和平之解決方式；五、由公正團體調查衝突之責任。^⑨如所預期地，伊拉克對決議案表示歡迎，但強調決議案只能包裹執行；而伊朗則認為，決議案未將伊拉克定名為衝突之侵略者，所以有欠公允。^⑩

顯然，伊朗並不接受此一決議案。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伊朗總統哈梅內伊（Hojatoleslam Sayed Ali Khamenei）在聯合國形容安理會之決議，是強權特別是美國之意志強迫下所採取之「粗鄙而應受譴責的立場」；^⑪九月二十七日，當時之國會議長拉夫桑加尼（Hojatoleslam 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於一場演說中也再次重申伊朗要求推翻海珊總統之立場。此後，安理會分別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及一九八八年三月之聲明中表示，為了使兩國的衝突儘快結束，第 598 號決議案將會包裹執行。^⑫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即 598 號決議案將屆滿一年時），伊朗總統哈梅內伊突然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裴瑞茲（Javier Pérez de Cuellar），表示願意無條件接受該停火決議案。他寫著：「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因為心繫人類的生命與正義，以及區域與國際之和平與安全，接受安理會第 598 號決議案。」^⑬

於是，聯合國秘書長於八月八日宣佈，兩伊於格林威治時間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日凌晨 3 點鐘，中止一切陸海空之軍事行動，^⑭同日，安理會通過此項秘書長之聲明，並重申第 598 號決議案將會視為一個整體而加以施行，也宣佈雙方將於八月二十五日進行直接會談。^⑮歷經八年之兩伊戰火於此正式告一段落。

註⑦ UNSC (1986c), Resolution 588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713rd meeting on 8 October 1986.

註⑧ UNSC (1987b), Resolution 598 - "Cease Fire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750th meeting on 20 July 1987.

註⑨ Ibid.

註⑩ Mostyn, *op. cit.*, p. 233

註⑪ Statement of Mohammad Ali Rajai, Prime Ministe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efore the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October 17th, 1980, in Tareq Y. Ismael ed., *Iraq and Iran: Roots of Conflicts*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Appendix II.

註⑫ UNSC (1987c),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779th meeting on 24 December 1987; UNSC (1988a),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798th meeting on 16 March 1988.

註⑬ Mostyn, *op. cit.*, p. 240.

註⑭ UNSC (1988d), Secretary-General's Statement - "Cease Fire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at its 2823rd meeting on 8 August 1988.

註⑮ UNSC (1988e),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Cease Fire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823rd meeting on 8 August 1988.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兩伊在日內瓦舉行和平協商。隔天，聯合國依照安理會之第598號及第619號決議，成立為期六個月之兩伊軍事觀察團（UN Iran-Iraq Military Observer Group, UNIIMOG），以進行停火及撤軍之「證實、確認及監督」。^{①⑥}然而從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次談判開始迄一九八九年四月，兩伊會商十五回合，但都無具體結果。^{①⑦}直至一九九〇年七月三日，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的一個月，兩伊外長方於日內瓦舉行會談，並提出一份和平協議；八月十六日（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兩週），伊拉克宣佈接受伊朗自兩伊停火後之所有主張，其中包括接受以一九七五年阿爾及爾條約^{①⑧}所規定之阿拉伯界河的劃分方式。此後，雙方才開始進行第598號決議所規定之戰俘交換的步驟。而撤軍問題，聯合國軍事觀察團直至一九九一年二月才正式確認兩伊之所有武裝部隊都已撤至國際邊界。^{①⑨}聯合國之軍事觀察團，原本以半年為其任務執行期，惟其後一再展延其任務期限至完成監督及確認撤軍任務為止。

叁、接受停火決議之原因與困境

聯合國安理會之第598號決議早於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日即已作成，然伊朗為何在決議作成之當時堅決不接受該決議，卻在歷經整整一年之後才突然決定接受該決議？以下將探討伊朗最後接受該決議之主要原因，及其所面臨之困境。

一、接受598號決議之原因

伊朗宗教領袖何梅尼於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日兩伊停火開始日表示：「我寧可以死殉道也不願接受此決議，但我別無選擇。……對我而言，重申接受此一決議案，比喝毒藥更令人致命。我把自己交付給真主之意志，於是喝下此一令真主滿意的飲料。」^{②①}這段話是何梅尼屈就其意志而向現實低頭的寫照，然而，是什麼原因導致何梅尼如此痛苦地接受這個停火決議呢？何梅尼說：「關於（接受聯合國決議的）原因，我暫時不說，但希望未來可以加以澄清。」^{②②}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之國際壓力及伊朗對伊拉克之戰事節節敗退，是最後促使伊朗接受停火決議的主要原因。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註①⑥ UNSC (1988f), Resolution 619 - "Formation of UN Iran & Iraq Military Observer Group (UNIIMOG),"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824th meeting on 9 August 1988.

註①⑦ Djamchid Momtaz,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 Resolution 598," in Farhang Rajaei, ed., *Iranian Perspectives on the Iran-Iraq War*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p. 125~126.

註①⑧ 阿爾及爾條約於1975年簽訂，主要是規定兩伊邊界之阿拉伯河的主權劃分方式。此一條約基本上是依照伊朗之要求，以主航道之中線為兩國之界線，因此較符合伊朗之利益。而伊拉克發動兩伊戰爭的原因之一，即是不願遵守此一條約。

註①⑨ *Europa World Year Book 1998*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8), p. 1721.

註②① Mostyn, *op. cit.*, p. 240; Salaam, *op. cit.*.

註②② Salaam, *op. cit.*.

(一) 國際壓力及美國之介入

就國際壓力方面而言，主要是來自美國聯合其他西方國家共同對伊朗施壓。美國於一九八七年春天同意保護科威特在波斯灣之油輪後，其軍隊開始進入波斯灣；特別是美國政府於伊朗軍售案引起國內極大之不滿後，轉而積極支持伊拉克。^②美國總統雷根在聯合國作成停火決議後，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聯合國大會中發表演說時，除呼籲伊朗接受該決議外，並表示如果伊朗不接受，安理會將被迫採取強制措施。他指出，「我藉此機會呼籲伊朗接受第 598 號決議……。若答案是否定的，安理會將別無選擇，必須快速採取強制措施。」^③

事實上，598 號決議是兩伊戰爭期間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援引聯合國憲章第 39 至第 42 條之規定所作成的決議。依第 41 條規定，安理會為維持及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可採用之措施包括「中斷經濟關係、鐵路海空交通，……及外交關係」；而第 42 條則規定安理會可決定「動用陸海空軍部隊」。亦即，598 號決議允許安理會對違反該決議之國家實施經濟制裁、中斷外交關係及使用武力。雷根之一席話點出美國的強硬態度，而其所謂之「強制措施」，更將第 598 號決議之制裁對象指向伊朗，這對伊朗造成莫大之壓力，亦構成伊朗考慮接受停火決議之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安理會作成 598 號決議後國際社會的一系列反應，也對伊朗造成不小的壓力，且使伊朗在戰場上相對不利。這些反應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提供伊拉克各種先進武器，以牽制伊朗在戰場上之一連串軍事勝利。^④而且，法國於一九八七年八月六日開始禁止購買伊朗石油，英國於九月二十三日停止對伊朗軍售，及美國於十月二十六日禁止進口伊朗貨品及出口 14 項軍事相關產品到伊朗。^⑤這一連串的措施使戰場上的態勢漸有利於伊拉克。

(二) 戰場失利

除了國際壓力逐漸進逼之外，戰場上之失利，亦是伊朗考慮接受停火決議的重要原因。一九八八年之春夏季開始，伊朗對伊拉克之作戰地位即逐漸惡化。一九八八年四月，伊拉克取回法奧半島（Faw Peninsula），迫使伊朗於五月時撤出阿拉伯河水道；六月，伊拉克又取回瑪澤瑙群島（Majnoun Islands）及周邊地區；七月，伊拉克部隊再次跨入伊朗邊界。^⑥伊拉克之攻擊，再度危及伊朗之石油蘊藏豐富，且擁有許多重要工業城市的胡其斯坦省（Khuzestan），而伊朗此時之戰況有節節敗退的趨勢。

事實上，有資料顯示，伊朗在一九八八年之數次重挫，使其陸軍之主要裝備損失

註② Bahman Baktiari, "Revolutionary 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 The Quest for Regional Supremacy,"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pp. 78~79.

註③ Momtaz, *op. cit.*, p. 124.

註④ Salaam, *op. cit.*.

註⑤ Momtaz, *op. cit.*, pp. 124~125.

註⑥ Mostyn, *op. cit.*, pp. 238~239; Europa, *op. cit.*, p. 1721.



達40%至60%。^②另外，以聯合國做成598號決議之一九八七年，與一九八八年八月停火後之伊朗軍力做比較，吾人可以發現：伊朗在這一年間之軍力有大幅耗損現象；而就停火後兩伊之戰力予以比較，則伊拉克不論在軍隊人數、坦克等裝甲武器、砲彈及戰鬥機數目等，都大幅領先伊朗。^③這顯示，伊朗在決定接受停火決議前，其戰力已不敵伊拉克。而這正是伊朗考慮停火之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及以城市戰攻擊平民，使伊朗人員傷亡嚴重，戰況更加不利。聯合國安理會在一九八八年四月時所得到之調查結論指出，化學武器在兩伊衝突中不僅持續被使用，而且比以往更為密集；^④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與二十五日及八月十九日之調查報告雖未指明伊拉克為化武使用者，但其結果基本上顯示，伊拉克一直在兩伊衝突中使用化武對付伊朗，而且使用頻率愈來愈高。^⑤依照伊朗提供之資料，伊朗軍隊及平民在兩伊戰爭中因化武使用而死亡的人數超過5,000人，受傷人數接近45,000人。^⑥而前伊拉克之軍事情報部門首長，後來成為伊拉克異議人士之阿勒薩墨拉伊（Vafeq Al-Samera-e）則指稱，有9萬名伊朗人在化武攻擊中受傷。^⑦顯然，遭受化武攻擊，使得伊朗軍隊之士氣受到嚴重打擊，也形成伊朗決策階層考慮是否停戰的因素之一。

無疑地，美國等國際勢力之介入，及伊朗在兩伊戰場上逐漸出現頹勢，是伊朗接受聯合國停火決議的主因。一方面，598號決議有關動用武力及採取經濟及政治制裁措施，在美國總統之警告性談話後，使安理會採取所謂強制措施之可能性大幅提高。而一旦這些措施付諸實施，將對伊朗造成極為重大之衝擊。另一方面，伊朗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之戰況急轉直下，使其離原本之勝利目標愈來愈遠；而且，伊朗在面臨美國之一連串制裁措施、英國之停止軍售及法國之停止購油等，使得伊朗對伊拉克之作戰更加吃力。相反地，伊拉克卻在國際支持下，戰力顯著提昇，並於一九八八年七月再度進入伊朗領土。如上所述，國際壓力加劇及戰場失利，是伊朗接受停火決議的雙重因素。

二、接受停火決議之困境

伊朗採取接受聯合國停火決議所面臨的困境，主要有兩方面。（一）聯合國之公平

註② Anthony H. Cordesman, "Threats and Non-Threats from Iran," in Jamal S. AL-SUWAIDI, ed., *Iran and the Gulf: A Search for Stability* (Abu Dhabi: The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1996), p. 221.

註③ Cordesman, Anthony H., *Iran and Iraq: The Threat from the Northern Gulf*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4), p. 15.

註④ UNSC (1988a), op. cit..

註⑤ UNSC (1988b), Resolution 612 - "Chemical Weapons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812nd meeting on 9 May 1988

註⑥ S. Taheri Shemirani, "The War of the Cities," in Farhang Rajaei, ed., *The Iran-Iraq War: The Politics of Aggression*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3), pp. 32~35.

註⑦ Hooman Peimani,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Rise of the West Asian Regional Grouping* (Connecticut: Praeger, 1999), pp. 63~64.

性遭質疑；(二) 意識型態及國家尊嚴之顧慮。

(一) 聯合國之公平性遭質疑

事實上，聯合國針對兩伊戰爭所做成之停火決議，除了一九八七年之第 598 號決議外，尚有其他決議案。然而這些決議之時機及內容均令伊朗感到不公。就時機而言，這些決議之作成，大抵都是伊朗在戰場上居於優勢而伊拉克居於劣勢的時候；就內容而言，伊朗認為這些決議，都未認定伊拉克為侵略者，以致無法釐清戰爭責任。此外，聯合國對於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也未做積極的反應或譴責。有關聯合國之處理態度，以下分別敘明。

首先，就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即兩伊戰爭爆發後第七天）之第 479 號決議而言。該決議要求兩伊「立即克制進一步使用武力，及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並「敦促接受調停或和解」。^③此一決議，既未要求伊拉克撤軍，也未確認戰爭責任歸屬，自然難以令伊朗接受。由於當時伊拉克入侵伊朗之領土已達約 7,000 平方英里，^④此一決議形同要雙方就地停火，然後再進行調停，這對伊朗是極度不利的。此外，安理會也未將伊拉克認定為侵略者。因此，這使伊朗對聯合國之態度及公平性感到懷疑。

於是，伊朗總理羅嘉伊（Mohammad Ali Rajai）於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七日向聯合國控訴伊拉克為「侵略者」，並質疑安理會因為強權而未能真正協助受壓迫及被剝削的人們。他並表示：「不管安理會做出什麼決定，都不會使我們做任何改變。我們的人民將會與海珊及其迫害政權作戰，……人民的戰爭必須延長。」^⑤

其次，就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之第 514 號決議而言。一九八二年五月之霍拉姆沙戰役後，伊朗首度且大幅扭轉原本對伊拉克戰爭之劣勢；六月時，伊拉克之主要部隊已撤至邊界。^⑥而正值伊朗取得戰爭優勢，且準備大舉反攻伊拉克的同時，聯合國適時於伊朗發動反攻的同一天（即七月十二日）做出第 514 號停火決議，要求雙方停火及撤軍。^⑦此一協議猶如聯合國對伊拉克所伸出之援手。而伊朗於戰爭爆發初期即一直處於劣勢，且有許多領土被佔據，但似未受到與伊拉克一樣的待遇。而在伊朗首次發動戰爭爆發以來之最大規模反攻作戰後數日，安理會即於七月十五日再度發表聲明對戰況表示關切，並稱之為「嚴重狀況」。^⑧由此頗可窺知聯合國對伊拉克處於劣勢時之處理態度。

註③ UNSC (1980a), op. cit..

註④ Sepehr Zabih, *The Iranian Military in Revolution and War*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171.

註⑤ Rajai, op. cit..

註⑥ Edgar O'Ballance, *The Gulf War* (London: 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 1988), p. 104; Eric Hoogland,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in the Gulf War-Iran's View," in Christopher C. Joyner, ed., *The Persian Gulf War: Lessons for Strategy, Law, and Diplomacy*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Inc, 1990), pp. 43~44.

註⑦ UNSC (1982c), op. cit..

註⑧ UNSC (1982b), Presidential Statement- "Iran & Iraq," issu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15 July 1982.

第三，就一九八六年之第 582 號決議而言。伊朗於一九八六年二月大舉攻下伊拉克南方靠近科威特邊界之法奧半島後，再次對伊拉克構成嚴重威脅時，聯合國安理會於二月二十四日作成第 582 號決議，要求立即停火，中止陸海空之敵對，並將所有部隊撤至國際邊界。^③此也顯示聯合國積極調停及決議之作成，似有因應伊拉克不利狀況之嫌。而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聯合國安理會又作成第 588 號決議，再次要求雙方立即接受第 582 號之停火決議。^④

除上述外，聯合國對於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的反應，也引發伊朗不滿。聯合國從一九八四年即開始陸續公佈兩伊戰爭中之化武使用的調查結果，^⑤這些報告或決議中雖一再顯示兩伊衝突中化武使用之嚴重性，然聯合國卻也僅止於呼籲停止使用化武及譴責使用化武之行爲，既未有積極之因應措施，也未明確指責伊拉克爲化武使用者。這也是導致伊朗認爲聯合國未能主持公道的原因。

諸多因素使伊朗認爲，聯合國的天平是傾向伊拉克的，特別是，安理會一些決議的時機及內容，及對化武使用之處理，似都顯現對伊拉克較有利。而且，伊朗若接受這些決議，則形同平白遭受攻擊且蒙受巨大之戰爭損失，至於伊拉克作爲戰爭發動者，卻不必負擔任何責任。對伊朗而言，裏子或面子均沒得到好處，使其難以接受聯合國之停火安排。

(二) 意識型態及國家尊嚴之顧慮

在意識型態方面，伊朗將兩伊戰爭視爲是伊斯蘭之「聖戰」，其領導人並將伊朗革命之意識型態注入此一戰爭當中，包括政策之合理化及精神之動員等。伊朗對伊拉克作戰之基本立場是：伊朗之勝利即是伊斯蘭革命之成功，也證明穆罕默德之意識型態不會被打敗。^⑥更且，伊朗於一九八二年反攻伊拉克，更以推翻海珊政權，建立教士政權爲目標；其理由爲海珊政權是不忠於伊斯蘭的世俗政權，因此應該予以推翻。然而伊朗當局既未能達成此一目標，而一旦接受停火決議更形同向其所稱之不忠於伊斯蘭的政權低頭，在意識型態上實在很難合理化過去所強調之伊斯蘭目標，而這正是伊朗接受停火決議的一大困境。

在國家尊嚴方面。伊朗之接受停火決議，也頗使其神聖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遭受屈辱，而令國家尊嚴受損，這也是伊朗領導人所難以釋懷的。因此，針對伊朗之接受

註③ UNSC (1986a), op. cit.

註④ UNSC (1986c), op. cit.

註⑤ UNSC (1984),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Chemical Weapons - Iran & Iraq," read out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524th meeting on 30 March 1984; UNSC 1986a, op. cit.; UNSC (1986b), op. cit.; UNSC (1987a),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Chemical Weapons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14 May 1987; UNSC (1988b), op. cit.; UNSC (1988g), Resolution 620 - "Chemical Weapons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825th meeting on 26 August 1988.

註⑥ Mohammad Mohaddessin, *Islamic Fundamentalism: The New Global Threat* (Washington, D.C.: Seven Locks Press, 1993), pp. 59~60.

停火決議，拉夫桑加尼稱這「不是示弱」，^③而何梅尼則表示這是「上帝的意志」；^④藉此舒緩伊朗人民之受屈心態，這正突顯伊朗接受停火決議，在國家尊嚴上所曾面臨之困境。也因此，國家尊嚴之強調，成為日後伊朗外交政策上一項重點。

肆、接受停火決議之決策過程

聯合國做成第 598 號決議之初，伊朗內部基本上不同意接受該決議。伊朗總統哈梅內伊並於聯合國代表伊朗發言時表示，598 號決議是強權壓迫下之粗鄙的立場。^⑤不過務實派仍認為，此一決議賦予對拒絕該決議之交戰團體施以制裁的機制，因此不宜斷然拒絕，而應採取拖延戰術，以免使美國有藉口讓安理會通過制裁措施。於是，伊朗採取既不接受，也不拒絕之態度，並由外長瓦歷亞提（Ali Akbar Velayati）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表示伊朗有興趣討論如何修正決議中所提之八個步驟的進行順序，以便於遵守。^⑥

然而，隨著伊朗在一九八八年春夏左右面臨戰場上之軍事地位的改變，其內部對於是否接受停火有一些不同意見。其中，務實派主張在面對國內日益增加的困境，應該要放棄戰爭。^⑦包括當時之總統哈梅內伊、總理穆沙比（Mir Hussein Mousavi）及諮議會議長拉夫桑加尼均同意此種看法，認為戰爭持續將對國家穩定，甚至是伊斯蘭共和國之生存造成嚴重之威脅。而包括何梅尼在內之強硬派領袖，雖然關切前線部隊士氣逐漸低落，但不認為情況有如此之嚴重。^⑧

另一方面，美國海軍於一九八七年三月應科威特之請求而進入波斯灣保護其油輪。就在伊朗於一九八八年夏天對伊拉克之作戰地位惡化的同時，伊朗快艇與美國船艦也時有衝突發生。^⑨特別是七月三日早晨，美國軍艦聖文森號（USS Vincennes）上之直昇機進行偵查伊朗砲艇攻擊波斯灣船隻之任務而遭擊落後；聖文森號立即逼近這些砲艇，並開火攻擊。雙方歷經一番交戰。^⑩

就在七月三日，聖文森號與伊朗砲艇之衝突期間，伊朗航空 655 班次客機自軍民兩用之班德拉阿巴斯（Bander-Abbas）機場起飛。該商用客機正確地在商用航道飛行，並依指定之商用航道的海拔高度飛行，而且也持續以敵友辨識應答機發出民用飛

註③ *Echo of Islam* (Iran), September 1988, p. 7.

註④ Salaam, op. cit..

註⑤ Rajai, op. cit..

註⑥ Hooglund, op. cit., p. 50.

註⑦ Liesl Graz, *The Turbulent Gulf: People, Politics and Power*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1992), pp. 79~81.

註⑧ Hooglund, op. cit., pp. 53~54.

註⑨ Momtaz, op. cit., p. 125.

註⑩ Scott D. Sagan, "Rules of Engagement," in Alexander L. George, ed., *Avoiding War: Problems of Crisis of Manage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459~461.



機之訊號。然而，聖文森號在發出要求改變航道訊號後，竟發射飛彈將此一客機擊落，導致290人罹難。^⑤伊朗國會議長同時也是代理三軍統帥拉夫桑加尼對此表示，美國的行動「構成一項警告」。^⑥而聯合國針對此一客機遭擊落事件所做成之第616號決議文中，則再度強調598號決議必須「全面而快速地實施」。^⑦務實派遂基於伊朗客機遭擊落事件，主張接受第598號決議。由於疑慮美國可能擴大介入戰事，及伊拉克將持續使用化武，使強硬派認為接受聯合國之停火決議，可使伊朗擺脫戰爭，以便再次投入國內的革命計劃。^⑧

最後，何梅尼於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召集政府高層人士聚會，並採納他們所提之接受第598號停火決議的建議。拉夫桑加尼以代理三軍統帥身分於接受停火決議後表示：「此一決定是本於伊斯蘭及心中之伊斯蘭共同體的利益，並非示弱。」^⑨拉夫桑加尼此番說辭呼應前述何梅尼之「喝下毒藥」的說法，均顯露出伊朗最後接受停火決議之痛苦掙扎及委屈。

由上述之分析顯示，在國際壓力加劇及戰場失利日漸嚴重之後，美國對兩伊戰爭之介入態度，逐漸成為伊朗考慮是否接受停火決議的重要關鍵。而一九八八年七月，伊朗與美國在波灣之衝突日益升高之際，伊朗客機遭擊落事件所構成之「警告」，成為伊朗最後決定接受停火決議的觸媒。

伍、接受停火決議之成效與影響

以下先針對伊朗之接受聯合國停火決議政策之成效加以評估，其次分析其所造成之影響。

一、成效評估

伊朗接受第598號停火決議之政策目標，歸納言之有五項：(一)兩伊立即停止戰爭衝突；(二)伊拉克部隊完全撤出伊朗領土；(三)戰俘釋放及遣返；(四)調查兩伊衝突之責任；(五)伊拉克遵守一九七五年阿爾及爾條約。以下分兩方面說明。首先，將解釋這五項為何是伊朗之停戰目標。其次，評估這些政策目標之達成狀況。

首先，就上述五項目標之認定，加以說明。事實上，除第五項之外，其他四項都

註⑤ Ibid..

註⑥ Ettela'at (Iran), June 19, 1988, p. 1.; Scheherazade Daneshkhu, "Ira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in Tareq Y. Ismael and Jacqueline S. Ismael, eds. *The Gulf Wa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4), p. 297.

註⑦ UNSC (1988c), Resolution 616 - "Destruction of Iran Air Flight by U.S. Naval Vessel,"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821st meeting on 20 July 1988.

註⑧ Hooglund, op. cit., pp. 53~54.

註⑨ *Echo of Islam*, op. cit., p. 7.

已列入第 598 號之停火決議內容中。基本上，前三項有關停火、撤軍及戰俘等，都是兩伊戰爭所造成之戰爭的基本問題。就停火而言，兩伊戰爭對伊朗而言是被迫性戰爭（imposed war），而且伊朗在雙方勢均力敵之情況下，未能佔到好處，只是徒增人命損失、經濟破壞及資源消耗。因此，伊朗基本上是希望在有利的情況下停火的。至於撤軍問題，在八年之戰爭中，伊拉克幾乎一直佔有伊朗之領土，因此確保伊拉克撤軍至國際邊界，亦是伊朗之主要作戰目標之一。有關戰俘問題，在作戰之初尚未明顯浮現，惟隨著雙方交戰頻繁且各有勝負，戰俘隨之成為伊朗期待解決的問題。

至於第四項之戰爭責任問題，是伊朗自兩伊戰爭爆發以來即耿耿於懷的問題。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伊朗反敗為勝後，其戰爭目標中即指明要伊拉克承認戰爭罪行，或由國際仲裁會議認定其為侵略者，並負擔戰爭之賠償責任。^⑤而第五項有關阿爾及爾條約之部分，該條約基本上是歷史上兩伊之多次邊界協議中，較有利於伊朗之安排，而伊拉克發動兩伊戰爭的原因之一，即是不願遵守該條約。因此，伊朗之政策目標仍是希望回歸該條約之架構。

其次，就五項政策目標之達成狀況做一分析。嚴格講，伊朗之既定目標中，僅達成第一項及第四項。第一項目標之達成，化解了伊朗在軍事、外交及經濟上之諸多困境，使伊朗從長年之桎梏中獲得解脫與喘息的機會，其重要性及迫切性遠甚於其他目標。聯合國秘書長於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宣佈，兩伊於八月二十日終止軍事行動。^⑥八月二十六日，聯合國開始成立兩伊軍事觀察團，進行停火監督。基本上，雙方在聯合國監督下逐步完成停火之動作，所以伊朗之第一項目標，已然達成。

而第四項之衝突責任問題方面，598 號決議內容之第六項載明要「儘快調查衝突責任」，^⑦這是聯合國安理會首次針對此一問題作成決議。衝突責任之調查問題，涉及戰爭之賠償及孰為野心好戰者之認定，這是伊朗自一九八〇年兩伊戰爭爆發以來所一直強調及堅持的要求。聯合國首次將此一問題筆之於書，並言明要調查責任歸屬，這算是伊朗達成其初步之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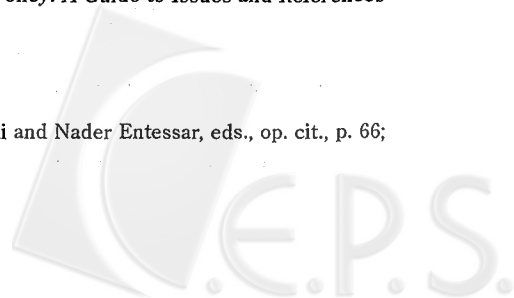
接下來討論第二項之撤軍問題、第三項之戰俘問題，及第五項之遵守阿爾及爾邊界條約等三項政策目標之成效。事實上，這三項目標並未在兩伊完成停火時達成，而是伊拉克於一九九〇年入侵科威特後為爭取伊朗之支持才做出之讓步。伊拉克於入侵科威特兩週後（即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五日），方才正式宣佈接受伊朗之兩伊停火主張，包括歸還在兩伊戰爭中取得之土地、釋放兩伊戰犯及遵守阿爾及爾條約。^⑧

註⑤ Bruce R. Kuniholm, *The Persian Gulf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A Guide to Issues and References* (Claremont, California: Regina Books, 1984), pp. 76~77.

註⑥ UNSC (1988d), op. cit..

註⑦ UNSC (1987b), op. cit..

註⑧ Dilip Hiro, "The Iran-Iraq War,"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op. cit., p. 66; Baktiari, op. cit., p. 84.



事實上，第二及第三兩項原本即為停火決議內容之一部分，但均因伊拉克有意推遲，以致雙方談判並不順利。就撤軍問題而言，伊拉克在兩伊停火後，仍佔有伊朗約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⑧而伊拉克軍隊真正撤出伊朗領土則是在一九九一年二月的事了。至於戰俘遣返問題，兩伊停火後亦未達成任何具體協議，直至一九九〇年八月才開始進行戰俘交換。^⑨而第五項有關阿爾及爾條約之遵守方面。伊拉克於兩伊停火時佔有各方面之優勢，其堅持廢止此一邊界協定之立場並未改變。由上述，就伊朗之接受第598號決議而言，其第二、第三及第五項目標，均未達成。惟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賜，方一一達成其目標。

二、影響評估

兩伊戰爭延續了八年，最後才因伊朗接受聯合國兩伊停火決議而畫下句點。兩伊戰爭期間，總共造成之人員傷亡超過百萬人，^⑩而財產、經濟等損失及區域不安等負面結果等，更是難以估計。本節主要針對伊朗接受停火決議，對伊朗本身及區域權力結構所受之影響加以評估。就伊朗方面而言，接受停火決議基本上對其外交及經濟都有正面的影響；至於對區域權力平衡方面的影響，主要包括使波斯灣區域之僵硬體系有鬆弛現象，並凸顯伊拉克在中東之優勢地位，及伊拉克之權力地位相對上升後，所帶來之區域權力的不平衡。以下分別說明。

(一) 對伊朗之影響

以下從外交及經濟兩個層面予以分析。在外交方面，伊朗於一九八八年七月接受停火決議後，其與鄰國之外交關係有顯著之進展。例如科威特於停火後隨即與伊朗恢復全面之外交關係；九月，阿曼外長訪問德黑蘭後，兩國成立共同經濟委員會，以擴展雙邊經濟關係。^⑪此後，伊朗除與沙烏地阿拉伯因為一九八七年朝聖事件而致雙邊關係仍停滯外，其與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均陸續恢復關係，並回復正常之國際生活。^⑫一九八九年九月三日，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以下簡稱GCC）更史無前例地發表聲明，呼籲與伊朗建立「更友善的」關係。^⑬顯然，伊朗接受停火，使波灣區域因八年戰火終止而獲致安定，這不僅受到GCC國家之歡迎，也因此使伊

註⑧ Daneshkhu, *op. cit.*, p. 297.

註⑨ Andrew T. Parasiliti, "Iran and Iraq: Changing Rel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op. cit.*, p. 235; K. L. Afrasiabi, *After Khomeini: New Directions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4), p. 213.

註⑩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op. cit.*; *Washington Post Online*, *op. cit.*; Pike, *op. cit.*.

註⑪ Baktiari, *op. cit.*, p. 81.

註⑫ Graz, *op. cit.*, p. 80.

註⑬ Mostyn, *op. cit.*, p. 261.



朗與此等國家之緊繃關係有逐漸冰釋的現象。事實上，伊拉克在兩伊戰後氣勢高漲，其在波灣之相對權力地位也隨之提升。因此，GCC 國家對伊朗之友好動作，亦頗有拉攏伊朗以牽制伊拉克之意涵。

固然如此，伊朗與 GCC 國家之關係仍受到沙烏地阿拉伯之阻礙。基本上，伊朗與阿曼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有傳統之和睦關係，此二國家在兩伊衝突中之立場較為中立，有時也充當中介者之角色。兩伊停火後，阿曼與阿聯反對 GCC 國家倒向伊拉克；他們希望與伊朗保持外交關係。然而，GCC 由沙烏地阿拉伯主導，而伊沙關係在一九八七年之麥加朝聖暴動事件後降至歷史低點，沙國並於兩伊停火前數個月與伊朗斷交。因此，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之 GCC 高峰會中，阿曼、阿聯及科威特雖有意與伊朗關係正常化，但該次高峰會並未針對與伊朗恢復關係採取任何正式立場。^⑥換言之，伊朗與 GCC 國家之關係在兩伊停火後雖有改善，但伊沙之惡劣關係仍阻礙伊朗與 GCC 國家關係之正常化發展。

其次，在經濟方面。由於兩伊戰爭的停止，使伊朗經濟有穩定的發展環境，因此，伊朗在戰後數年雖仍有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⑦等經濟問題未能解決，但整體經濟表現相較於戰爭時期有不錯的成績。從伊朗每年之國民生產總值成長率來看，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實施之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期間為 7.44%，而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之三年的平均成長率則為 2.8%。^⑧顯然，伊朗在兩伊戰後之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之八年間的經濟成長率提昇，很大部分是得利於兩伊停火後之安定的內外環境。

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兩伊停火後由於立即外敵消失，使伊朗在戰爭期間之殘破的經濟問題更加凸顯。伊朗在兩伊戰爭時的經濟困境包括：高通貨膨脹率、消費性產品短缺、黑市日益猖獗、廣泛性失業及貨幣崩跌等。^⑨固然，停火後之環境有助經濟之重建與復甦，但伊朗積弊甚久之經濟問題，隨著戰爭停歇而一一浮現，一時難以解決，這曾造成國內之不滿與抗議活動，形成伊朗國內動盪的隱憂。

(二) 對區域權力平衡之影響

伊朗接受兩伊停火，對區域之權力平衡的影響主要有二：1. 使波斯灣之極化體系有鬆弛現象，彈性結盟之可能性隨之增加；2. 凸顯伊拉克在中東之優勢地位及區域權力之不平衡。以下分別說明。

註^⑥ Chubin, op. cit., pp. 8~9.

註^⑦ Mehdi Taghavi, "Iranian Growth Performance-Obstacles and Remedies," paper presented to CIDES Seminar, Jakarta, Indonesia, on October 7, 1997.

註^⑧ Ibid..

註^⑨ Roger M. Savory, "Religious Dogma and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eratives of Iranian Foreign Policy," in Miron Rezun, ed., *Iran at the Crossroads: Global Relations in a Turbulent Decad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9), pp. 57~59.

1. 波斯灣行爲者之彈性結盟的可能性增加

伊朗於兩伊停火後對 GCC 國家採取敦睦政策，獲得一些不錯的回應。雖然此等關係之正常化仍受到伊沙關係未能改善之影響，然而，相較於兩伊戰爭時期，伊朗與 GCC 國家之關係可說已走向和緩。這由一些波斯灣國家對伊朗採取友好態度，及 GCC 之聲明將與伊朗建立更友善之關係等，可看出端倪。

事實上，伊朗革命後在波斯灣推動「輸出革命」政策^①使波斯灣體系走向僵硬之極化體系；亦即，在波斯灣處於伊朗與伊拉克兩大強權之對抗體系下，其他波灣國家因伊朗之激進政策的威脅，只能採取中立或在兩強中選擇支持伊拉克，而無法做較有彈性的選擇，以維持體系之動態平衡。

然而，伊朗於接受停火決議後，開始採取現狀政策（status quo policy）：一方面追求區域之穩定，並調整激進之輸出革命政策，另一方面則採取睦鄰政策。這些政策調整，相當程度使 GCC 國家對伊朗之威脅感受及認知有所轉變，也使彼此走向和緩的道路。此種關係的進展，使波斯灣區域原本僵硬之極化體系日漸鬆動。換言之，伊朗接受兩伊停火後，波斯灣體系成員自由結盟的可能性隨之提高。

2. 凸顯伊拉克在中東之優勢地位及區域權力不平衡

就區域之權力架構而言，伊朗接受兩伊停火後，既凸顯伊拉克之區域優勢地位，也因此顯露區域之權力不平衡。

固然，伊朗在兩伊戰爭中有敘利亞及利比亞等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但對大多數支持伊拉克之阿拉伯人來說，兩伊戰爭是阿拉伯人與波斯人之戰爭；特別是阿拉伯國家以大量之財政及軍事協助伊拉克，使兩伊戰爭成爲阿拉伯人與伊朗之戰爭。^②對阿拉伯世界而言，伊朗無條件接受兩伊停火，意謂伊拉克之勝利，海珊成爲阿拉伯世界之英雄。^③而兩伊戰後之客觀情勢更凸顯伊拉克在中東之優勢地位，特別是美國及阿拉伯國家支助伊拉克戰後之軍經重建，使其在區域之權力結構地位更加強化。

就波灣區域而言，兩伊停火後，伊拉克仍佔據伊朗一部分土地，且伊朗致力於國內重建及經濟復甦工作，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在短期內對伊拉克造成威脅。而且，GCC 國家，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及科威特仍傾向伊拉克，而沙國與伊朗之關係又未完全解凍。因此，兩伊戰後之伊拉克在波斯灣區域之地位，有獨占鰲頭之姿。

而在中東次體系，一方面伊拉克在中東之主要對手敘利亞，因在兩伊戰爭中支持

註① 伊朗之輸出革命政策以什葉基本教義之普遍主義及政治激進主義爲動力，號召穆斯林世界以伊朗革命爲榜樣，實施伊朗式之神權政治，以致力伊斯蘭之復興。伊朗質疑其他波灣阿拉伯國家執政者之統治正當性，並鼓勵推翻這些所謂不忠於伊斯蘭的政權，其政策推動方式包括政治顛覆及恐怖主義手段等，對波灣各國造成極大之威脅。

註② T. Shireen Hunter, "Gulf Security: An Iranian Perspective," in M. E. Ahrari, ed., *The Gulf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1980s and Beyon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p. 65.

註③ 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Arab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Balance of Power," in James Gow, ed., *Iraq, the Gulf Conflict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London: Brassey's, 1993), p. 58.

伊朗失利而受挫，並遭到阿拉伯世界之孤立，其在缺乏伊朗之資源，且蘇聯之外交協助仍躊躇不前之情況下，失去對伊拉克之威脅地位。另一方面埃及與約旦等阿拉伯國家均支持伊拉克，而且於一九八九年二月與伊拉克合組「阿拉伯合作理事會」^③（Arab Cooperation Council, 以下簡稱 ACC），使伊拉克之影響力擴張。這些戰後的區域情勢皆使伊拉克在區域具有無可匹敵之地位。^④

伊拉克在區域政治中居於優勢地位，也凸顯區域權力不平衡的狀態。伊拉克在兩伊停火後重拾泛阿拉伯主義之旗幟，追求其在中東之領導地位。其於一九八九年主導成立之 ACC，強調政治多樣性及地理上之橫跨中東區域，^⑤而 ACC 既成爲伊拉克擴張影響力的工具，也是其躍身區域新領導的明證。^⑥事實上，伊拉克在兩伊停火後擺脫伊朗在西邊之牽制，使其勢力有機會伸張至地中海，並擔任阿拉伯之東邊護衛者的角色；而 ACC 即是伊拉克試圖使其影響力橫跨中東區域，並以此建立一個由伊拉克領導之阿拉伯新秩序的具體步驟。

陸、結 論

兩伊戰爭之所以終結，主要是伊朗基於戰場上之相對軍力巨幅下滑，及國家生存面臨危機，而採取向現實政治妥協的政策所致。由於聯合國於一九八八年七月做成第 598 號決議後，國際勢力之介入及伊拉克密集使用化武等因素，使伊朗在戰場上節節敗退，且軍力大幅耗損。特別是美國之積極介入態度，使伊朗評估其戰爭狀況可能進一步惡化，甚至將危及其國家生存。因此，伊朗是基於其戰爭地位之急劇下降，及可能遭遇國家生存危機，方被迫接受停火決議，而使兩伊戰爭畫下句點。由此，現實主義所強調之權力政治及國家生存利益，似爲兩伊戰爭之終結做了極佳之註腳。

事實上，兩伊停火後，聯合國停火決議之貫徹並不順利，主要是伊拉克權力地位之提昇及國際社會之態度所致。以停火決議所作之撤軍規定而言，基本上該規定是對伊拉克在一九八七年處於作戰劣勢時有利，然而一九八八年時伊拉克已在戰場上居於相對優勢，並據有伊朗之部分領土，因此其對於遵行聯合國決議之意願並不高，逐一再推遲與伊朗之停火協商，以致部分聯合國決議難以貫徹。此外，國際社會之天平仍是傾向伊拉克這邊的，因此在伊拉克缺乏配合意願下，國際上並未顯現出貫徹此一決議之急迫感。特別是，聯合國未能積極有效地促使伊拉克完全自伊朗領土撤軍，以致兩伊之敵意並未隨停火而消除。

註③ 「阿拉伯合作理事會」(ACC)，於 1989 年 2 月由伊拉克與其在兩伊戰爭中之主要盟國組成。會員國有四個，都是阿拉伯國家，包括伊拉克、埃及、約旦及北葉門。

註④ Chubin, op. cit., pp. 7~8.

註⑤ Ehteshami, op. cit., pp. 58~59.

註⑥ Chubin, op. cit., p. 9.



有趣的是，兩伊停火決議之貫徹，主要與一九九〇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有所關聯；因為伊拉克希望獲得伊朗支持，才對伊朗之要求做出讓步。伊拉克於一九九〇年八月入侵科威特前夕，方宣佈接受伊朗對兩伊停火所提出之要求，使兩伊之和平會談開始有積極的結果，此時才真正開始執行第598號決議之有關撤軍及交換戰俘等規定。事實上，從權力平衡的角度，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正與兩伊停火後伊拉克之權力地位提升所導致之區域權力失衡有關。而諷刺的是，當兩伊於一九九一年二月正式貫徹聯合國之兩伊停火決議而全部撤軍的同時，也正是伊拉克遭美國為首之多國部隊擊潰，而波灣戰爭宣告落幕的時候。

* * *

(收件：91年8月9日，修正：91年10月23日，接受：91年10月28日)



Iran's Acceptance of UNSC Resolution 598

Vincent W. S. Chen

Abstract

The Iran-Iraq War caused more than 1 million casualties and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human tragedies of recent Middle Eastern history. The eight-year war ended when Islamic Iran accepted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 Resolution 598. However, few researchers have inquired into Iran's policy toward the Resolution or looked into why and how a war terminates. Using Iran's adoption of the cease-fire Resolutio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causes, processes, performances, and effects of Iran's policy. Furthermore, it concludes that Iran's conciliatory attitude stemmed from its drastic decline in military position during the war, as well as its fullest consideration of national survival.

Keywords: Iran; Iran-Iraq War; cease-fir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 Resolution 598; Persian Gulf (the Gulf)



參考文獻

- Afrasiabi K. L. (1994), *After Khomeini: New Directions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Baktiari, Bahman (1993), "Revolutionary 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 The Quest for Regional Supremacy,"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69-93,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Chubin, Shahram (1994), "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flict," in Alex Danchev and Dan Keohane,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ulf Conflict: 1990-9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ordesman, Anthony H. (1994), *Iran and Iraq: The Threat from the Northern Gulf*,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1996), "Threats and Non-Threats from Iran," in Jamal S. AL-SUWAIDI, (ed.), *Iran and the Gulf: A Search for Stability*, Abu Dhabi: The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 Daneshkhu, Scheherazade (1994), "Ira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in Tareq Y. Ismael and Jacqueline S. Ismael, (eds.), *The Gulf Wa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 Echo of Islam (Iran), September 7, 1988.
- Ehteshami, Anoushiravan (1993), "The Arab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Balance of Power," in James Gow, (ed.), *Iraq, the Gulf Conflict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London: Brassey's.
- Ettela'at (Iran), June 19, 1988, p. 1.
- Europa World Year Book 1998,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 Graz, Liesl (1992), *The Turbulent Gulf: People, Politics and Power*, London: I.B. TARRIS & Co. Ltd.
- Hiro, Dilip (1993), "The Iran-Iraq War,"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42-68,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Hoogland, Eric (1990),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in the Gulf War-Iran's View," in Christopher C. Joyner, (ed.), *The Persian Gulf War: Lessons for Strategy, Law, and Diplomacy*, 39-58,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Inc.
- Hunter, T. Shireen (1989), "Gulf Security: An Iranian Perspective," in M. E. Ahrari, (ed.), *The Gulf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1980s and Beyond*, 32-68,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Kuniholm, Bruce R. (1984), *The Persian Gulf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A Guide to Issues and References*, Claremont, California: Regina Books.
- Mohaddessin, Mohammad (1993), *Islamic Fundamentalism: The New Global Threat*,

- Washington, D.C.: Seven Locks Press.
- Momtaz, Djamchid (1997),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 Resolution 598," in Farhang Rajaei, (ed.), *Iranian Perspectives on the Iran-Iraq War*, 123-132,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 Mostyn, Trevor (1991), *Major Political Events in Iran, Iraq and the Arabian Peninsul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 O'Ballance, Edgar (1988), *The Gulf War*, London: 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
- Parasiliti, Andrew T. (1993), "Iran and Iraq: Changing Rel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217-243,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Peimani, Hooman (1999),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Rise of the West Asian Regional Grouping*, Connecticut: Praeger.
- Rajai, Mohammad Ali (1980), Statement of Mohammad Ali Rajai, Prime Ministe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efore the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October 17th, 1980, In Tareq Y, Ismael (ed.), *Iraq and Iran: Roots of Conflicts*, Appendix II,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Sagan, Scott D. (1991), "Rules of Engagement," in Alexander L. George, (ed.), *Avoiding War: Problems of Crisis of Management*, 443-471,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Salaam (1995), "The Reasons for Iran's Acceptanc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alaam* (Morning Daily in Iran), July 18, 1995, pp. 2, 9 & 12.
- Savory, Roger M. (1989), "Religious Dogma and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eratives of Iranian Foreign Policy," in Miron Rezun, (ed.), *Iran at the Crossroads: Global Relations in a Turbulent Decade*, 35-70,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Shemirani, S. Taheri (1993), "The War of the Cities," in Farhang Rajaei, (ed.), *The Iran-Iraq War: The Politics of Aggression*, 32-40,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 Taghavi, Mehdi (1997), "Iranian Growth Performance: Obstacles and Remedies," paper presented to CIDES Seminar, Jakarta, Indonesia, October 7, 1997.
- UNSC (1980), Resolution 479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244th meeting on 28 September 1980.
- (1982a), Resolution 514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383rd meeting on 12 July 1982.
- (1982b), Resolution 522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399th meeting on 4 October 1982.
- (1984),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Chemical Weapons - Iran & Iraq," read out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524th meeting on 30 March 1984.

- (1986a) Resolution 582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666th meeting on 24 February 1986.
- (1986b),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Chemical Weapons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21 March 1986.
- (1986c), Resolution 588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713th meeting on 8 October 1986.
- (1987a),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Chemical Weapons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14 May 1987.
- (1987b), Resolution 598 - “Cease Fire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750th meeting on 20 July 1987.
- (1987c),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779th meeting on 24 December 1987.
- (1988a),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798th meeting on 16 March 1988.
- (1988b), Resolution 612 - “Chemical Weapons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812th meeting on 9 May 1988.
- (1988c), Resolution 616 - “Destruction of Iran Air Flight by U.S. Naval Vessel,”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821st meeting on 20 July 1988.
- (1988d), Secretary-General’s Statement - “Cease Fire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at its 2823rd meeting on 8 August 1988.
- (1988e), Presidential Statement - “Cease Fire - Iran & Iraq,” made by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823rd meeting on 8 August 1988.
- (1988f), Resolution 619 - “Formation of UN Iran & Iraq Military Observer Group (UNIMOG),”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824th meeting on 9 August 1988.
- (1988g), Resolution 620 - “Chemical Weapons - Iran & Iraq,”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825th meeting on 26 August 1988.

Zabih, Sepehr (1988), *The Iranian Military in Revolution and War*, London: Routledge.

